

第二十五講：霸王別姬

引言

自漢王元年（公元前 206 年）八月，劉邦採納韓信之計「還定三秦」，至漢王五年（公元前 202 年）十二月，項羽自刎於烏江，劉邦集團歷時約 4 年半，即在楚漢戰爭中，擊敗勇冠諸侯的西楚霸王項羽。其定鼎之速，令司馬遷感嘆：「自生民以來，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」（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），並再三喟嘆：「豈非天哉！豈非天哉！」（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）。項羽於彭城之戰中曾展現卓越戰術才能，以 3 萬精銳，大破劉邦集結的 5 路諸侯聯軍，一度扭轉危局。若純從軍事戰略視角審視，這場決定時代命運的戰爭，劉邦為何能在數年內傾覆項羽霸業？

一、從「還定三秦」到「新秦國」崛起：劉邦戰略主動權的奪取（公元前 206 – 公元前 205 年）

1. 漢中地的關鍵作用

- 史實回溯：項羽分封時，原僅予劉邦巴、蜀二郡。經張良運作、項伯說情，劉邦增得漢中郡，遂稱「漢王」。
- 地理意義：漢中位於秦嶺之南，通過散關等險道北通關中，成為劉邦後來北上還定三秦的戰略跳板。正如學者辛德勇所論，若無漢中，「劉邦能否如此順利地取得關中，並進而與項羽逐鹿中原，則都將成為很大的疑問」（〈論劉邦進出漢中的地理意義及其行軍路線〉，《歷史地理》第 21 輯，2006 年，頁 102-120）。
- 對比項羽：項羽分封時自據西楚，其版圖雖廣，但未完全整合舊楚全境，且定都彭城（今江蘇徐州），處於四戰之地。

2. 還定三秦與「新秦國」成形

- 韓信首功：漢王元年八月，劉邦採納韓信之計，率軍自故道出兵，發起進攻。至漢二年（公元前 205 年）初，漢軍相繼擊敗或迫降雍王章邯、塞王司馬欣、翟王董翳，平定關中。

- 繼承秦基：控制關中、巴蜀、漢中後，劉邦集團接收了秦國統一前期的核心疆域與資源，戰爭潛力與經濟基礎躍居諸侯之首。

- 地緣優勢：關中「左殽函，右隴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饒，北有胡苑之利」（張良語），阻三面而守，使漢軍享有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的優勢。終楚漢之戰，關中未遭兵燹，蕭何得以穩定輸送兵員糧餉，使漢立於不敗之地。

- 迅猛東進：漢王二年（公元前 205 年）起，劉邦趁項羽深陷齊地之機，數月內迫降或擊敗西魏王豹、河南王申陽、韓王鄭昌、殷王司馬卬，佔據昔日韓、魏大片土地，勢力直抵彭城附近。

3. 項羽的戰略困局：齊地泥潭

- 時機誤判：當劉邦還定三秦並東進時，項羽正率楚軍主力北上伐齊，鎮壓田榮反叛。這給予漢軍寶貴的擴張窗口。

- 陷入僵持：項羽雖擊殺田榮，但其弟田橫收攏殘部，持續抵抗，將楚軍主力拖在齊地，難以迅速抽身。學者李開元於《楚亡：從項羽到韓信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5 年）中指出，楚「先齊後漢」的戰略本屬穩妥，然田橫之頑強與劉邦東進之迅猛，超出預期。

- 戰略災難：項羽在齊地的屠城行為（坑田榮降卒、燒夷城郭），不僅是道德污點，更是政治災難，導致齊地民心徹底倒向田橫，致使楚軍在東方陷入全民抵抗的泥潭，無法建立穩固後方基地。項羽錯失了在漢軍立足未穩時予以致命一擊的最佳時機。

二、彭城逆轉與戰略相持：戰術巔峰與戰略消耗（公元前 205 年）

1. 劉邦的東進與項羽的騎兵閃擊

- 聯軍攻楚：漢王二年四月，劉邦集結漢軍及 5 路諸侯之兵，號稱 56 萬，乘虛攻佔楚都彭城。

- 項羽的逆襲：項羽留部分兵力續攻齊，自率約 3 萬精銳（以騎兵為核心）疾速南返。他迂迴至彭城西側，於清晨發動突襲，至午時即大破聯軍。聯軍潰散，傷亡慘重，「睢水為之不流」（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），劉邦僅得數十騎遁走。

- 彭城之戰的關鍵：

- > 聯軍弱點：劉邦對多國部隊的控制力有限，諸侯兵馬協同不佳（辛德勇〈楚漢彭城之戰地理考述〉，《歷史地理》第 25 輯，2011 年，頁 158-175）。

- > 指揮差距：劉邦長於戰略而短於大兵團戰役指揮。當時韓信未在彭城主戰場。

> 騎兵運用：此戰是中國戰爭史上，早期大規模獨立運用騎兵兵團取得殲滅性勝利的經典戰例。項羽充分發揮騎兵的機動與衝擊力，實現了戰術上的重大成功。

2. 戰後態勢與劉邦的韌性

- 項羽方面：雖獲大勝，收復失地，但未能追殲漢軍核心，亦未撼動其關中根本。諸侯雖再度搖擺，然戰略格局未根本改變。

- 劉邦方面：展現出極強的恢復能力：

> 根基穩固：蕭何立即從關中徵發士卒糧秣，支援前線。

> 據守要地：漢軍退守滎陽、成皋一線，倚靠敖倉糧儲（此為「天下糧樞」，劉邦屢敗而不崩潰之核心），構築堅固防線，長期牽制楚軍主力。

> 組建騎兵：劉邦迅速組建與強化「郎中騎兵」，由灌嬰統率。其目的非模仿項羽的突擊戰法，而是配合步兵主力進行機動襲擾、斷絕糧道，形成步騎協同，逐步扭轉騎兵劣勢。

三、多線包圍與戰略決戰：通往垓下之路（公元前 205 – 202 年）

劉邦在正面堅守的同時，開闢多條戰線，對項羽實施戰略包圍：

1. 四條戰線的協同

- 正面（牽制）：劉邦親守滎陽-成皋，與項羽主力長期對峙，消耗楚軍。

- 敵後（擾亂）：彭越在梁地（楚軍後方）開展游擊，屢次斷絕楚糧道，兩度迫使項羽回師救援，極大緩解正面壓力。

- 南翼（開闢）：隨何說降九江王英布，開闢南方戰場，分散楚軍兵力。

- 北翼（迂迴）：韓信獨自率軍北伐，歷時約兩年（公元前 205 – 公元前 203 年），依次平定魏、代、趙、燕、齊。關鍵戰役包括：

> 井陘之戰（背水一戰）：擊破趙軍。

> 濰水之戰：據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記載，韓信「夜令人為萬餘囊，滿盛沙，壅水上流」，引龍且軍半渡而決水，大破楚軍。此役重創楚軍最後一支強大的機動兵團（號稱 20 萬）。至此，項羽陷入戰略包圍。

2. 垓下決戰

- 背景：韓信平定齊地後，項羽已孤立無援。雙方一度以鴻溝為界議和。項羽東歸時，劉邦採納張良、陳平建議，毀約追擊，並約集韓信、彭越、英布合力圍楚。
- 戰役：漢王五年十二月，漢軍聯兵（約 30 萬）圍項羽（約 10 萬）於垓下。韓信指揮中軍與項羽接戰，採「佯敗誘敵」之策，待項羽深入後，令孔將軍居左、費將軍居右，兩翼夾擊，終以兵力優勢合圍楚軍。
- 「四面楚歌」：《史記》載，漢軍夜唱楚歌，動搖楚軍士氣。項羽夜聞楚歌，大驚曰：「漢皆已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！」（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）此語點出項羽的核心恐懼——楚地已失，根基動搖。
- 結局：項羽率 800 騎突圍南走，至烏江邊自刎而死。

四、綜合分析：楚漢勝敗之關鍵

1. 地緣與戰略

- 劉邦據關中，享形勝之利，進可攻退可守，資源輸送安全。
- 項羽都彭城，處四戰之地，雖富庶卻無險可守，多面受敵，後勤線易被切斷。其定都彭城有其合理性（靠近江東根基、控制豐沛舊部），但未能有效消滅劉邦關中勢力，且分封體系過早崩潰，致使戰略被動。

2. 人才與用人

- 劉邦知人善任，能充分發揮蕭何（後勤）、張良（謀略）、韓信（軍事）之長，且能納諫授權。然其「善任」，實為危機時期的權宜之計（如臨時封韓信為齊王），戰後即剝奪兵權，可見其用人有明確政治邊界。
- 項羽剛愎自用，疑范增，失韓信、陳平等人才。其集團以項氏宗族為核心，結構封閉。然陳平、韓信離去亦有個人野心因素，非純粹項羽「疑忌」所致。

3. 政治與外交

- 劉邦注意籠絡民心（如約法三章），並以靈活的分封策略拉攏韓信、彭越、英布等諸侯，構建反楚聯盟。其政治路線實質走向郡國並行，順應大一統趨勢。

- 項羽處置諸侯時常有失公平（如徙逐義帝、分封不公），且手段暴烈（如坑降卒、屠城），樹敵過多。其分封 18 路諸侯，本意是恢復春秋戰國式的霸主秩序，而非建立中央集權帝國。這種「開歷史倒車」的政治願景，註定了他無法像劉邦那樣構建一個利益共同體，終致孤立。

4. 軍事藝術

- 劉邦集團展現出多線戰略布局的優勢：正面堅守（劉邦）、戰略迂迴（韓信）、敵後擾亂（彭越）、側翼牽制（英布）協同高效。隨著戰爭進入陣地戰和消耗戰，步兵方陣和後勤的重要性上升，騎兵的決定性作用相對下降。劉邦組建騎兵更多是為了機動支援和切斷糧道，形成步騎協同，而非單純模仿項羽的突擊戰法。
- 項羽倚仗個人勇武與戰術天才，擅長正面決戰與騎兵突襲（如彭城之戰），但在應對多線戰爭、長期消耗與後勤破壞時，顯得力不從心。其戰術勝利未能轉化為戰略勝勢。

結論

楚漢戰爭，實為秦統一模式之歷史再現與制度升級。劉邦集團不僅繼承秦之地利、倉儲、道路與動員體系，更以靈活之政治聯盟、多線協同之戰略規劃，與制度化人才任用，擊敗試圖重建周代「霸主—諸侯」秩序、主要依賴個人軍事才能的項羽。項羽之敗亡，標誌著以貴族英雄主義為主導之古典戰爭時代落幕；劉邦的勝利，則預示一個更注重制度建設、資源整合與戰略理性的大一統帝國時代之來臨。司馬遷「豈非天哉」之嘆，表面歸諸天命，實則揭示歷史大勢——制度優於勇力，民心重於霸術。此乃解開楚漢興亡之真正鑰匙。